

# 韓愈詩之諷諭色彩與思想意識

李建崑

## 壹、韓愈詩之諷諭色彩

世人論及中唐之諷諭詩，常以元稹、白居易爲代表，實則韓愈亦有出色之諷諭詩。韓詩之諷諭色彩，常以寓言寄意、託物諷諭、借題發揮，或就事議論之形式呈現。以詩議論，宋人視爲病疵。嚴羽《滄浪詩話》云：「近代諸公以議論爲詩，終非古人之詩。」明·楊慎《升庵詩話》亦云：「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爲近；宋人詩言理，去《三百篇》卻遠。」然而，古詩並非完全不可議論。清·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下即云：「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老杜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葛》諸作，純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行儻父面目耳。戎昱《和番》云：「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亦議論之佳者。」（註一）就《韓昌黎集》來看，韓詩之議論，雖不乏「湊韻」、「取妍」之缺失，大體能帶情韻以行，而非乾枯之論說。其內涵包括「評議時政」、「反映民情」、「規戒官場」、「嘲諷世人」等。此外，亦有針對某些特定人、事、物之諷刺詩，茲舉具體詩例說明之。

### 一、評議時政，反映民情

韓愈於德宗貞元十二年，應董晉之聘擔任汴州推官，自此步入仕途。三年之後董晉逝世，汴州兵變。總留後事之行軍司馬陸長源被殺。四鄰諸鎮，坐視不救。朝廷君相，更無積極處置。韓愈作《汴州亂》二首，記述此一事件。詩中所謂：「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皆爲針對當日局勢所發之感歎。此詩在韓愈批評時事諸作中，雖非最早，卻是韓愈以藩鎮屬僚身份，對朝廷政策提出質疑之第一首。

貞元十五年三月，朝廷以河陽、懷州節度使李元淳爲昭義節度使，韓愈在《贈河陽李大夫》詩中，又云：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惆悵空一來。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主人情更重，空使劍峰摧。（《集釋》）

## 卷一

即對於時局之紊亂，深感無奈。是年，鄭州、滑州大水，朝士仍無作爲，韓愈又作《觀齷齪》以譏之。詩云：

齷齪天下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心沈瀾。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為歡？秋陰欺白日，泥滂不少乾，河堤決東都，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路，自進誠獨難。（《集釋》卷一）

吾人僅需誦讀前八句，必爲韓愈襟期之宏大，氣度之深厚所震懾。所謂「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絕非一時之虛言，因爲四年後，韓愈在長安任監察御史，即會上《天旱人饑疏》。可知韓愈所感至深，而劍及履及之大賢風範，令人感佩。

貞元十六年，韓愈赴京師朝正，旋歸徐州，作《歸彭城》一詩，再次對於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反，鄭州、滑州水災，所帶來之動亂饑饉，表示關切。詩云：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訐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剗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城，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俊異，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皮毛，到口不敢吐，徐徐侍其巖。歸來戎馬間，驚顧似羈雌，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乘間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為誰？（《集釋》卷一）

詩中充滿無從發洩之痛苦，因爲韓愈憂時傷亂、感憤無聊之情懷，無法藉此進京之機會，進言於當局。而朝中雖多「俊異」之士，見待亦頗周至，在韓愈看來，不過是虛禮而已；因爲，他們對百姓之痛苦，根本缺乏關顧之心。因此，「歸來戎馬間，驚顧似羈雌，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乘間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為誰？」數句，較之窮途之哭，更爲沉痛。

再如韓愈《讀東方朔雜事》云：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噫欠為飄風，濯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訶，偷入雷電室，鞞鞞掉狂車。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簸頓五山踣，流離八維蹉。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方朔聞不喜，

褫身絡蛟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接。群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事在不可赦，欲不布露言，外口實諛譁。王母不得已，顏頰口齟嗟，領頭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晝溺殿衙。

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集釋》卷八）

據宋·魏仲舉《五百家注》引樊汝霖曰：「《漢武帝內傳》云：『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頃，索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曰：此桃三千年一實。時東方朔從殿東廂烏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嘗三來偷吾此桃，昔爲太山上仙官，令到方丈，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遷，致令蛟鯨陸行，崩山壞境，海水暴竭，黃馬宿淵，於是九源丈人乃言於太上，遂謫人間。其後朔一旦乘雲龍飛去，不知所在。』」韓愈素不喜神仙之說，然本詩全本《漢武帝內傳》，意有所譏刺。清·朱彝尊謂：「刺天后時事。」方世舉謂：「刺張宿也。」陳沆《詩比興箋》謂：「此爲憲宗用中官吐突承璀而作也。」（註二）。三家對詩旨之推測，出入甚大。程學恂《韓詩臆說》之意見最爲可採。

誠如程氏所云：「此詩本事點染，以刺當時權倖，且諷時君之縱容，已釀爲禍害也。」（註三）韓愈在詩中，以「王母」比時君，以「東方朔」比權倖，「噫欠爲飄風，濯手大雨沱。」喻時君之權勢，無可比擬。「入電室」，「掉狂車」，喻權倖之興風作浪，翻雲覆雨。「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四句，正說明時君寵倖權臣，爲百姓帶來無窮禍害。韓愈或爲全身遠禍，刻意汲取《漢武內傳》之故事結構，以遊戲之筆調，譏刺時君。詩旨容或刻意隱晦，欲以此詩「補察時政」之用心則十分明顯。

韓愈除對於時政有所評議之外，於百姓之疾苦，亦有所反映。如《古風》一首，即爲貞元以來，各方藩鎮之賦役煩苛而作。詩中所謂：「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正是善良百姓爲賦役所困，走頭無路之悲慘寫照。再如貞元十九年，京畿饑荒，韓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一詩會詳盡描述，詩云：

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有司恤經費，未免繁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親逢道邊死，佇立久咿嗚。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鈞。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閭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集釋》卷三）

詩中所述，與魏·王粲《七哀詩》所述後漢民間之慘狀，前後輝映。蔣之翹云：「此詩詳切懇惻，其述饑荒離別二段，亦彷彿工部，

較勝《南山》數籌。」再如：《宿曾江口示侄孫湘二首》之一云：

雲昏水奔流，天水萍相圍。三江減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雞犬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啼。問知歲長然，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眾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集釋》卷十

一）

所謂曾江口，指廣東增江入東江之口，元和十四年，韓愈貶潮州，途經此地，又見百姓為水患所苦。大水滌滌，不見涯圻，雞犬上屋，篙舟入家，寫出一幅災民圖。生民之苦、逐客之感，交揉於一詩之中。語語沉痛，悲不能抑。此種反映百姓疾苦之作，惟杜甫《三吏》、《三別》可以媲美。

## 二、隱喻政情，摠發感慨

韓愈夙負青雲之志，頗有用世之忱，然而官場生涯屢遭挫折。故韓詩每於觸事譏諷，感慨憤激之餘，以隱曲之筆，揭示當時之政治情態。如貞元十九年所作《苦寒》、《詠雪贈張籍》、《題炭谷湫祠堂》三首，以曲折之筆法，揭示之內容，正是德宗末年任用京兆尹李實、及王叔文、韋執誼等朋黨比周之情形。

以《詠雪贈張籍》為例，全詩之前半，寫雪之飄飄；後半寫雪之積累。但是，字裡行間，充滿弦外之音。此詩前四句云：「只見縱橫落，寧知遠近來。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清·朱彝尊之評語即謂：「全是隱刺時相，起四句已見大意。以此意看去，方有味。只擊空形容，更不用套語，真是妙手。」（註四）本詩後半自「松篁遭挫抑，冀壤獲饒培」起，嘲諷政局之跡象，更為鮮明。例如：「隔絕門庭遽，擠排陛級纒。豈堪裨嶽鎮，強欲效鹽梅。隱匿瑕疵盡，包羅委瑣該。」再如：「水官夸傑點，木氣怯胚胎。……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光怪離金罍。」這些句子，其形容刻繪既寓不平之氣，其指摘之具體對象，顯然指向王叔文、韋執誼。此詩雖有清人姚範認為「凡陋可笑」，然韓愈亟欲揭示德宗朝末期之政治情態，十分明顯。

再如《題炭谷湫祠堂》亦為譏訕王、韋之作。詩云：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寢。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列峰若攢指，石孟仰環環。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森沉固含蓄，本以儲陰姦。魚鼈蒙擁護，群嬉傲天頑。翹翹棲託禽，飛飛一何閑，祠堂像侔真，擢玉紆煙鬟。群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

途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至今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妍英雜豔實，星瑣黃朱班。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虬區雜眾碎，付與宿已頒。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

詩中之炭谷湫祠堂在長安城終南山下，祈雨之所也。韓愈表面題詠炭谷湫祠堂，實則所有筆墨皆集中在湫中之龍及倚附其旁之魚鼈禽鳥。詩中之湫龍「出入人鬼間」，「巢居插天山」，且有石盂仰環、巨靈高捧、魚鼈擁護、禽鳥託棲。但是，韓愈以「陰姦」形容之；又謂「群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又此龍不獨執造化之關，且司恩威之柄。若對照王叔文、王伾等人之傳記，則知詩中數語正指王、韋黨之借機掌權，及德宗幸臣李齊運、李實之倚附亂政。奈此時之王、韋黨人氣燄方殷，故謂「虬區雜眾碎，付與宿已頒。」，鑑於此妖之作怪滋甚，因有有「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之歎。韓愈自恨不能手刃此妖，僅可伏處待盡，故謂「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總之，此詩不論自創作緣動機或詩歌內容來考察，皆與德宗末期之政事相關。

順宗即位，不能親政。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時憲宗在東宮，已成海內屬心。韓愈作《東方半明》云：

東方半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睽睽。雞三號，更五點。

#### （《集釋》卷二）

詩中以「東方半明大星沒」喻指順宗使太子監國之事。王叔文、韋執誼時已孤立，仍互為表裡，故以「太白」喻韋執誼，以「殘月」喻指王叔文。據王元啓《讀韓記疑》，順宗時，王叔文用事，執誼不敢違逆叔文，及叔文母死，執誼遂不用其語。王叔文甚為震怒，擬於復起之後，盡誅悖逆之徒。故篇中殘月相疑之句，正指王叔文之怨怒於韋執誼也。（註五）

再如《龍移》一詩，則以更為隱曲之筆調，揭示順宗傳位後之情態。詩云：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清泉百丈化為土，魚鼈枯死吁可悲。（《集釋》卷三）

據清·方世舉《韓昌黎詩編年箋注》云：「以愚推之，此是寓言，乃為順宗傳位而作。『天昏地黑』謂永貞朝事，『蛟龍移』謂內禪，『魚鼈枯死』謂伾、文以及黨人皆斥逐也。」（註六）有關順宗朝王、韋黨之用事，尚有《永貞行》、《憶昨行和張十一》等詩，茲不贅引。

韓愈在元和以後所作詩，亦有多首涉及憲宗朝事。如《元和聖德詩》頌揚朝廷討平劉闢、楊惠琳之亂；《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與元和三年詔舉賢良方正，皇甫湜、牛僧儒、李宗閔指斥時政相關。《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為宦官吐突承璀而作。《瀧

吏》譴責臣僚誤國；《猛虎行》爲殘忍、暴虐、不恤將士諸節度作。皆有其反映現實，揭示真象之用意。

以《瀧吏》而言，韓愈借瀧頭吏之口，罵盡天下不適任之官員。詩云：

：：：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

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爲此水邊，神色久懍懍？旣大餅甕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群倫。（《集釋》卷十

一）

此詩作於元和十四年貶謫潮州途中，本欲表現貶所之遠、環境之惡。卻藉瀧頭吏以吳語野諺，訓誡一番。韓愈在此以設爲問答之方式，數落自己，亦何嘗不是對朝中官僚之批評？因此，瀧吏口中所謂「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旣大餅甕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群倫。」皆有強烈批判現實之意義。再如《猛虎行》

云：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儔。群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羸。擇肉於熊豹，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尺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儔四散走，猛虎還孤棲。虎鳴門兩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集釋》卷十一）

韓愈此詩，取古樂府《猛虎行》名篇，當非無爲之作。方世舉以爲：「大抵爲殘忍受暴虐不恤將士諸節度作。其人非一人，其文非一事也。歷考《唐書》如貞元間宣武劉士寧、橫海程懷直，元和間魏博田季安、振武李進賢，或淫虐游畋，或殺戮無度，後皆爲將士所逐，奪其兵柄，故詩以猛虎比之。『群行山谷間』以下，寫其殘忍受暴虐之狀也。『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以下，寫其爲將士所，或奔京師，或奔他軍，或死於將士之手也。故當結以私，爲大眾說法也。』沈欽韓注謂：「此篇似指李紳輩作。大約爲爭臺參事也。」錢仲聯《補釋》則謂：「《南山有高樹行》，通篇皆比體，篇中汝字指何山鳥，亦即指李宗閔，故大體可以人物比附。此詩則借虎爲興，至『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方轉入所刺之人。兩汝字皆指人而非虎。其上敘猛虎事，固不必全以人事附合坐實也。謂刺宗閔或李紳皆可通，惟謂爲刺宗閔則可，謂爲贈宗閔則不可。」（註七）

由前賢之評箋觀之，《猛虎行》之譏刺對象不論指李宗閔或者李紳，都難以確鑿之資料，加以驗證。若喻指德宗、憲宗時期之藩鎮跋扈，則較有合理詮釋之可能。依筆者愚見，「狐鳴」、「鵲噪」等八句，寫狐鳴鵲噪於外，猛虎出逐，猴入其穴，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八句，寫熊、豹聯手攻擊，猛虎無助而死；此正為當時藩鎮相互攻伐、彼此虐殺之寫照。韓愈或因有感於此，遂借虎取興，規諷當時之藩鎮，切莫乖縱氣性，而應以愛（私）、信相交結。

### 三、規戒官場，嘲諷世人

韓愈明道入世，託庇官場，對官場百態所作臧否，極為深刻。韓愈批評之對象有權臣、僚友，甚至唐代皇帝之陵寢制度，亦勇於提出異議。如：憲宗元和元年七月所作之《鄆陵行》即為顯例。鄆陵為順宗李誦之陵寢，順宗於永貞元年十月病逝，次年七月，葬於鄆陵。韓愈有感於當時之葬儀、陵制，奢華而荒唐，故作此詩以諷之。詩云：

羽衛煌煌一百里，曉出都門葬天子。群官雜沓馳後先，宮官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飄輕雨灑，偃蹇旆旆卷以舒。逾梁下坂笳鼓咽，嵒嶽逐走玄宮閭，哭聲旬天百鳥噪，幽坎晝閉空靈輿。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無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供養朝夕象平居。臣聞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集釋》卷四）

按唐代葬儀制度，皇帝陵寢皆置宮殿，內設官曹嬪妓侍衛，一如在世之時。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引《通鑑》二四九《唐紀·宣宗紀》大中十二年二月甲子條，胡注亦略云：「凡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事生。」此當然是不合人道之制度。韓愈認為事死之道應以清淨為要，三代舊制，具載典籍之中，昭昭可考，不可淆亂。奈何身為國子博士，不具進諫資格，故有「欲言非職知何如」之感歎。

在韓愈規戒官場諸作中，《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藉用寓言表達規戒之意，無疑為最特出之一首。詩云：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上有鳳凰巢，鳳凰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群鳥所託依。黃鵠據其高，眾鳥接其卑。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眾所希。上承鳳凰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鵠群，不自隱其私。下視眾鳥群，汝徒竟何為？不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彈汝枝葉間，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慎勿猜眾鳥，眾鳥不足猜。無人語鳳凰，汝屈安得知？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肯開。

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集釋》卷十二）

此詩作於穆宗長慶元年，時韓愈擔任國子監祭酒，受贈之對象李宗閔，方貶爲劍州刺史。李宗閔在唐代「牛李黨爭」中，屬於牛黨。元和十二年，董晉征淮西，韓愈爲行軍司馬，李宗閔擔任節度判官。兩人是董晉幕下之僚友。《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自然是對宗閔之貶官，表達深切同情與關懷。但因詩中出現多種鳥類，且以擬人化之寫作方式，敘述一曲折之故事情節，於是引起種種臆測。據清·王元啓《讀韓記疑》之考察，《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有一複雜之寫作背景。李宗閔之所以貶官，與錢徽、楊汝士知貢舉時，未能錄取段文昌、李紳推薦之人選有關。王元啓云：「《資治通鑑》長慶元年：錢徽與楊汝士同知貢舉，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榜出，皆不預。而宗閔之婿、汝士之弟皆獲第。文昌、紳及德裕、元稹共言不公。徽貶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註八）

韓愈託鳥爲喻，虛構一個鳥類社會，揭示一則關於政治生態環境之寓言，表達自身對於李宗閔貶官之看法。南山高樹此一鳥類社會，正是人間官場之縮影。韓愈在此一則寓言中，以「何山鳥」來規諷李宗閔，委婉地暗示他，既已「飛飛擇所處，正得眾所希。」那麼，「上承鳳凰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鸝群，不自隱其私。下視眾鳥群，汝徒竟何爲？」便是極大之錯誤。如今，既已「彈汝枝葉間」，所該做的是「慎勿猜眾鳥，眾鳥不足猜。」，是深入檢討在官場上之所做所爲。尤其應反省何以朋匹之中，「有口莫肯開」。如此，則雖暫時落入蒿艾之間，假以時日，未嘗無再飛之可能。韓愈作此詩時，已近晚年，三年之後，即已離開人世。一生宦海浮沉，飽經滄桑，對官場生涯，有獨特深入之體驗，故能給與李宗閔充滿政治智慧之建言。

韓愈除規戒官場，亦將如椽之筆，指向時俗風氣。如《短燈檠歌》云：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開，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眈昏頭雪白。此時提攜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棄。（《集釋》卷五）

唐代士人，皆有強烈之功名欲望。未登第前，孜孜矻矻；既已得志，則鄙棄糟糠，前後判如兩人。韓愈作此詩時，官國子博士，故所諷陳之對象，正爲當時之太學生。前人以燈檠爲題，甚爲多見，古詩有：「燈檠昏魚目」之句，王筠有《燈檠詩》，均較韓愈爲早。至如東坡《侄安節遠來夜坐》：「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則已是韓愈影響之產物。



此詩借燈檠爲喻，旨在諷刺貧士得志忘本。先以對照之方式，點出短檠之實用，再寫思婦燈下裁衣念遠；「太學」六句，敘離家在外之太學生，燈下讀書作文之勤勉。但是，一朝得志，富貴到手，即放縱自恣。此時，長檠高張，燈下所照已非糟糠之妻，而是滿頭珠翠之美人。末句回至本題，戛然而止，世態炎涼，躍然紙上。與此意旨接近之詩作尙多，如《秋懷詩十一首》第二首云：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裏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集釋》卷五）

這些詩篇，顯然承襲《楚辭》託草木爲喻之傳統，以翻案之語，對世俗風氣，進行嘲諷。他如《雜詩四首》以朝蠅暮蚊、烏噪鵲鳴，譏諷競進之徒；《利劍》託劍爲喻，以刺讒夫；《射訓狐》託鶴鷓爲喻，嘲諷時人朋黨相扇；《病鷗》託鷗爲喻，嘲諷背德負恩之人。揆其內涵，都有針砭時俗之意。

## 貳、韓愈詩之思想意識

韓愈《答寶秀才書》云：「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益發憤於文學。」又《上宰相書》自謂：「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可知韓愈之文章，以《六經》爲根源。再看韓愈《納涼聯句》云：「儒庠恣游息，聖籍飽商榷。」，《招揚之眾》云：「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稱獨學陋，《易》貴不遠復。作詩招之眾，晨夕抱飢渴。」，則韓愈作詩，亦每在理念之層面，接續儒家思想。以下擬分「舐排異端，攘斥佛老」、「篤志好古，張皇儒術」及「頌揚節行，樂道人善」三點，論析說明之。

### 一、舐排異端，攘斥佛老

唐代佛、道二教盛行，知識分子無不深受影響。對於唐代文學與宗教之關係，吾人應釐清「迷信與教義」、「宗教與宗教文化」、「宗教思想與唐朝文人之接受、理解、發揮」三方面之不同。（註九）韓愈雖與僧徒、道士時有往來，在少數詩文中，也有接受佛教教義與佛教藝術之傾向；然而，其思想立場卻始終堅定，對於佛道信仰爲政經社會及倫常禮教所帶來之弊害，經常大力抨擊。其《送僧澄觀》云：

浮屠西來何施為？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跨雄門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眾佛尤恢奇。越商胡賈脫身罪，珪璧滿船寧記資。· · ·（《集釋》卷一）

此雖針對被唐中宗尊為國師之僧伽大師而發，但是佛教勢力，至此益加恢張，殆為不爭之事實。詩中描述越商胡賈爭捨資財以祈福禳災，則王侯貴臣、庶士豪家之誇雄鬥麗，不難推想而知。為求福田利益，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列；社會更出現被供養之新興僧侶階級，他們不事生產，賦役全免，對唐代社會經濟，日益產生不良影響。《送靈師》所述正是此種情況，詩云：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 · ·（《集釋》卷二）

此與《原道》、《論佛骨表》之基本觀念，完全相同。誠如陳寅恪《論韓愈》所言：「其所持排斥佛教之論點，此前已有之。實不足認為退之之創見。特退之所言更較精闢，勝於前人爾。」（註十）又云：「蓋唐代人民擔負國家直接稅及勞役者為『課丁』，其得享有免除此種賦役者為『不課丁』，『不課丁』為當日統治階級及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徒。而宗教徒中佛教徒佔大多數，其有害國家財政社會經濟之處在諸宗教中，尤為特著，退之排之亦最力，要非無因也。」（註十一）

至於韓愈排擊道教神仙之篇章，則見諸《題木居士二首》、《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記夢》、《誰氏子》、《桃源圖》、《謝自然詩》、《華山女》等作。《題木居士二首》之一云：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做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集釋》）

所謂「木居士」類似臺灣民間庶物崇拜之「樹頭公」，此詩前賢或謂譏諷趨赴王伾、王叔文之徒。但對於輿俗無知，詔祭庶物之荒謬，無異一語勘破。又如《記夢》云：「乃知仙人未聖賢，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仙山。」（《集釋》）《誰氏子》云：「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集釋》）《桃源圖》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何荒唐。」（《集釋》）其基本論點，都集中在神仙思想之虛妄。

《謝自然》與《華山女》則採較長之篇幅，大力抨擊道徒之妖媚惑眾。謝自然是出身於果州南充（今四川省南充縣）之貧家女，入道學仙，相傳於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日辰時白日飛昇。郡守李堅奏報長安，朝廷賜詔褒諭，可謂轟動一時之奇聞。韓愈寫作此詩，當亦得自傳聞，因此前幅復敘謝自然之事蹟，後段則斷言謝自然係妖道幻術所貿遷。故義正詞嚴，力陳此事之無妄。詩云：

：：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入，魍魎莫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木石生變怪，狐狸聘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為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誠，余言豈空文。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織耕耘。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群。感傷遂成詩，昧者宜書紳。（《集釋》卷一）

由詩中「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諸句，可知韓愈對轟傳一時之謝自然飛昇事件，採取不為所惑之理性態度，直斷為虛妄，從而發出「孤魂抱深冤」、「永託異物群」之悲憫。

至於《華山女》，則寫出身華山之女道士，借其姿色，以仙靈之說惑眾。詩云：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廷。廣張罪福資誘脅，聽眾狎恰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晨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旬然振動如雷霆。掃除眾寺人跡絕，驂騶塞路連輜輶。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瑩。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領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匝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集釋》卷十一）

此詩作於憲宗元和十四年，前四句所述正是憲宗迎佛骨時之景象。「華山女兒」以下十四句，敘華山女道亦升座演述仙家真訣。但見她洗粧拭面，身著冠帔；頸白頰紅，黛眉修長。離奇的是閉門說道，不許開扃，此種神秘作法，反而招來無數慕道之群眾，大家爭捨金銀環釧，以為奉獻。「天門貴人」以下十句，韓愈以迷離恍恍之語句傳述諷刺之意。朱子指出：「譏刺時君未能詳察真偽，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金屏，青鳥丁寧諸語，褻慢甚矣。豈真似神仙處之哉？」（註八）此詩之諷意全在結尾數句。從天門貴人傳詔入宮，至豪家少年圍繞不去，再由「雲窗霧閣」、「翠幔金屏」之重重阻隔，步步暗示華山女道在宮中之活動真象令人「恍惚難明」。結以「仙梯」二句，字面似在說明登仙之難；而更強烈之諷意，全隱在言外。

相較之下，《誰氏子》一詩，略顯直致，對道徒力行險怪，戕害倫常之弊端，有更深之譴責。詩云：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

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媿蕭史。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嗚呼余心誠豈弟，願任教誨究終始。罰一勸百政之經，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集釋》卷七）

據清·方世舉《韓昌黎詩編年箋注》，此詩寫河南少尹李素之子李昉拋妻棄母入王屋山學道之事。既知其名而稱「誰氏子」，顯然在表達賤惡之意。起首六句寫李昉入山學道，老母、新婦挽之不止。「所云」八句，先按後斷，謂「慕靈妃」、「取貴仕」皆不能如願，因為，神仙之說，世人皆知其妄；倘若欲藉入道，作為仕宦捷徑，聖君賢相，必將洞悉其用心。末尾六句，揭出勸戒教誨之主旨。

## 二、篤好古道，張揚儒術

韓愈《進學解》藉弟子之口云：「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其《答陳生書》坦率指出：「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韓愈曾於若干詩篇中顯現篤好古道之態度。如《秋懷》之五云：「歸愚識夷途，汲古得修綆。」《秋懷》之八云：「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篇。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前者說明回歸愚拙，體認出人生之坦途；而汲取古道，獲得智慧的線索。後者則顯示其篤好古人作品，因此對於千年之前的古人情懷，也能感同共鳴。

由於好古，韓愈對於《石鼓歌》未能收進《詩經》深感遺憾，如《石鼓歌》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也晚，對此涕淚雙滂沱。」也由於對古道之了解，韓愈堅信：「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寄崔二十六立之》），同時也在《符讀書城南》之中訓戒兒子：「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

然則，韓愈所尊奉之古道，其內涵若何？在《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透露：「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周、孔。」在《君子法天運》有四句云：「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可知其所謂古道：超越言之，為常行常則；具體言之，便是周公、孔子之學說。

在《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韓愈即告誡皇甫湜，為學應務其大，誠能通曉古道，必可盱衡古今。他舉《春秋》與《爾雅》為例，認為孔子作《春秋》進行人物褒貶，揆其用意，不在誅責其人而已，而是在替萬世訂立常則，此種襟期，豈是《爾雅》

之類，蟲魚瑣碎者所能比？故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區區園景，何足掛懷；孔顏事業，才是終身努力之目標，故韓愈勸勉皇甫湜：「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務必及時進業，勿再流連光景，耗費心思於無意義之事物上。

韓詩之中，最富於儒家色彩者，當推《琴操十首》。《琴操十首》有：《將歸操》、《猗蘭操》、《龜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殘形操》七首之內容牽涉到儒家人物。《將歸操》之主要意念來自《史記·孔子世家》，乃以代言之手法，描述孔子聞殺鳴犢之後，不入趙國之心聲。《猗蘭操》借蘭為喻，大力頌揚蘭性，以發抒孔子不遇於時之心聲。《龜山操》代孔子表達愀然不移之忠心。《越裳操》代周公歌詠周之先祖，以彰顯周公謙謙之德。《拘幽操》代文王表達囚禁於羑里之心情，傳神呈現文王之人格情操。《岐山操》以周公之語氣，代古公亶父表達遷居岐山意在避免戰爭。《殘形操》代曾子敘述夢見無頭狸之經過。這些詩，若就形式而言，誠然為假設模擬之作；就其內涵而言，韓愈代孔子、周公、文王、古公亶父發心聲，都有對其嘉言彝行表示敬仰認同之意。韓愈借《琴操》張揚儒門之用心，十分明顯。

### 三、頌揚彝行，樂道人善

韓愈本於儒家立場，對於愛好古學、遵行古道或忠、孝、節、義之士總是極力頌揚。例如貞元二年，韓愈曾至河中，對於隱居在中條山之高士陽城萬分仰慕，深以未能從學為憾，因作《條山蒼》表示心意；此為韓詩頌揚節行諸作，最早一首。再如貞元九年，韓愈已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尚未有成，即曾作詩二首頌揚孟郊。其一為《長安交游者一首贈孟郊》，另一為《孟生詩》。

《長安交游者一首贈孟郊》云：「長安交游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遇時，亦各有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以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集釋》卷一）此詩指出：貧者文史之樂，勝於富者笙竽之樂。其原意本在撫慰孟郊在《長安道》、《長安羈旅行》等詩怨誹之言，然而，韓愈也在詩中以顏回、曾參為典範，道出窮居陋室、安貧樂道之可貴。

《孟生詩》則為韓愈薦孟郊於張建封之作。由詩中：「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與「竭來游公卿，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以及「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等句觀之，韓愈最激賞孟郊之「古貌」、「古心」、「讀古人書」及不諧俗之品格。

在《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詩中，韓愈先是感歎：「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鬼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

生習爲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集釋》卷一）再述張籍蘄露頭角之情形：

州家舉進士，選試謬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闕，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諒知有所成。

韓愈在詩中對於張籍應舉時，對策得當、文章煒煌，誠心推許；又對張籍在上流公卿間，漸有盛名，而感慶幸。此種愛才之心，頗令後人感佩。相同之情況，見諸《贈族姪》、《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贈崔立之評事》、《送區弘南歸》、《送劉師服》、《送侯參謀赴河中幕》、《寄盧仝》、《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別趙子》等詩。韓愈在這些詩中，或賞其術，或美其政，或勸以韜養，或勉其行道，或勉其收斂讀書，或許其抱才，或稱其氣高。不論尊卑貴賤，無不就其才行、文德加以稱美，或寄以厚望。當韓愈獲知張建封不顧生命安全，進行危險之馬球遊戲，韓愈曾作《汴泗交流贈張僕射》微諷之：

：：：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敵。（《集釋》卷一）  
含蓄敦促張建封保有健全之身體，以便報効君國。此雖引起張建封之不悅，韓愈似乎毫未顧及。此種與人爲善之態度，顯然出於天性。

當韓愈聞知壽州董召南有慈孝之名，更以樂府詩之句調作《嗟哉董生行》一詩加以頌揚。詩云：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海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微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晝日不得息。或山於樵，或水於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徬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集釋》卷一）

本詩前半敘董召南隱居行義於壽州安豐縣，朝耕夜讀，採樵捕魚以維生計。父母無憂感之感，妻兒無咨嗟之歎，有慈孝之名。下半敘物類相感，刻意將家中雞狗相乳鋪張一番，說明董召南之慈孝，已感應於雞狗等家畜。此種思想，源於《易經·中孚》「信及豚魚」；細碎描述處，又有《詩經·東山》一詩之影響。屬於直白少文、句法參差之作，卻十分警動人心。

## 參、結論

韓愈爲官紳型詩人，豐富之官場生涯，使其有機會觀察德宗、憲宗時期政壇底層真相，以多樣之形式、新穎之技巧，撰成出色之諷諭詩。經由本文論析，可知韓愈初涉宦途，即以藩鎮僚屬身份，作《汴州亂》二首，對朝廷政策提出批評。其後在《送河陽李大夫》、《齷齪》、《歸彭城》中，又對時局之紊亂、朝士之無所作爲、水災帶來之動亂饑饉，徑直提出批評。《讀東方朔雜事》更及於當時之權倖，暗諷時君之縱容，這種作詩之意圖，與元、白以詩「補察時政，泄導人情」並無不同。

韓愈另有一些詩如《苦寒》、《詠雪贈張籍》、《題炭谷湫祠堂》、《東方半明》、《龍移》、《猛虎行》則改以極端隱曲之筆法寫成，這些詩不論其動機在言事、譏刺、或自我解嘲，其主要意旨大多在反映現實政治，解讀這些詩篇，即多少能掌握德宗、憲宗朝之政治情態以及韓愈之感興。此外，《豐陵行》對唐代皇室之陵寢制度，勇敢提出異議；《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借用寓言表達規戒之意；《短燈檠歌》，以如椽之筆暗示貧士得志忘本，皆對世俗風氣，進行毫不留情之嘲諷。

韓愈以古文砥排佛道，張揚儒家思想，詩中亦不例外。其《送僧澄觀》、《送靈師》兩詩對佛教所作之抨擊，實與《原道》、《論佛骨表》之基本觀念，完全相同。而其批評道教神仙之篇章，則見諸《題木居士二首》、《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記夢》、《誰氏子》、《桃源圖》、《謝自然詩》、《華山女》等詩。篇篇義正辭嚴，不稍寬假。或明言、或暗喻，總在指斥佛教信仰，妨礙社會經濟之正常發展；道教神仙之說，敗壞倫常、蠱惑庶眾。諸詩雖因過度使用議論，以致削弱其藝術性，卻最能突顯韓愈之思想立場。再如《琴操十首》這一組作品，若純就形式言，誠然爲假設模擬之作；而就其內涵言，則韓愈代孔子、周公、文王、古公亶父抒發心聲，實有對其嘉言彝行表示敬仰認同之意。韓愈借《琴操》張揚儒門之用心，十分明顯。至如《條山蒼》頌揚陽城之節行、《孟生詩》之頌讚孟郊堅守古道、《嗟哉董生行》頌揚董召南之慈孝，更是韓愈儒家立場之具體表現。

## 註釋

- 註一：見蘇文擢《說詩碎語詮評》五一四頁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十月版  
註二：見清·陳沆《詩比興箋》卷四 第四八一頁 臺北 藝文印書館 民國五十九年九月  
註三：見程學恂《韓詩臆說》卷三 第五〇頁 臺北 商務印書館 民國五十九年七月

註四：見清·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卷九 朱彝尊評語 臺北學生書局版 第四六五頁 民國五十六年五月

註五：見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二 第二五五頁 臺北學海出版社 民國七十四年一月

註六：見清·方世學《韓昌黎詩編年箋注》 轉引自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三 第三三一頁 臺北學海出版社 民國七十

四年一月

註七：見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卷十二 第一二一六至一二一七頁 臺灣學海出版社 民國七十四年一月

註八：轉引自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十二 第一二二二頁 臺北學海出版社 民國七十四年一月

註九：上述觀念，採自孫昌武先生而略作修改。詳見氏所著《唐代文學與佛教》〈前言〉 臺北谷風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五月

註十：見羅師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第三冊 九八五頁 臺北學生書局 民國六十八年三月

註十一：同上。第九八六頁